

• 王芸生 •

容闳和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

容闳(1828—1912)，字纯甫，广东香山人，生于澳门彼多罗岛。他写过一本自传性的书，是用英文写成，书名《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》，一九〇九年在美国出版，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，题名《西学东渐记》，是一本值得怀念的书。

毛泽东主席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中说过：“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，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，什么书也看。向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”在毛主席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进步的中国人中，从引进西方文化的角度看，严复的功绩和影响最大。他所翻译的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等书，成为他的不朽事业。当时所谓西方真理，就是西化。中国接触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，推动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前进。康梁的维新运动，固然失败了，有它的历史意义。过二十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以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，发出了灿烂的光辉。五四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。光阴如逝水，五四过去六十年了。我们非常幸运，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接再一次思想大解放，而思想大解放的内容仍然是民主和科学。民主是手段，四化是目的。

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我们在热心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，也要学习先进学问。现在我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，也派遣大批青年出国留学，这是根本之图。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，容闳和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是值得略加介绍的。

容闳是较早到西方留学，并且用其所学，筚路蓝缕，为祖国的教育文化和物质建设做了开山辟路的工作。容闳最注重教育事业，他引西方大教育家阿诺尔德(Arnold)的话说：“善于教育者，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，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；否则，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，自谓尽其能事，充乎其极，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，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，曷足贵哉？”这可作为容闳的教育主旨看。

容闳自幼读书于澳门西塾玛礼逊学校，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后，学校迁至香港；一八四六年主持校务的布朗(S. R. Brown)回美，容随行赴美学习。一八四七年一月初由黄埔首途，乘帆船，经拿破仑流放地圣赫勒拿岛，到达纽约，赴麻省，入孟松学校(Monson Academy)肄业，预备入大学，在英文班中学习算术、文法、生理、心理、哲学等课。一八五〇年夏赴纽海文(New Haven)考入耶鲁大学。他视数学为畏途，对微积分更甚。以英文优异，二、三两学期均获首奖，于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。以中国人毕业于美国一等大学校，容闳为第一人。

容闳于一八五四年离纽约归国，船行一百五十四日到香港。一八五五年居住广州，住处与行刑场相近。这时太平军正盛，广东发生暴动，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极残暴手段镇压，统计此夏所杀，有七万五千余人。行刑场中流血成渠，暴尸生蛆，空气如毒雾。容因此深恨满人，而同情太平天国。

一八六〇年十一月，容闳特至天京晤见洪仁玕。仁玕系天王洪秀全族弟，是太平天国晚期的主要领导人。受封为精忠军师干王，总理政事。仁玕锐意革新，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技术，

尤重法制，著有《资政新篇》和《立法制喧谕》。容闳向他条陈七事：一，依正当之军事制度，组织一良好军队。二，设立武备学校，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。三，建设海军学校。四，建设良好政府，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。五，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量衡标准。六，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，以耶教圣经列为主课。七，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容所条陈七项，特别注重在学校教育，这是他的主要抱负。洪仁玕请容闳留在天京任职，容谢而不就。

容闳对曾国藩甚为倾倒，他于一八六三年因友人丁日昌介绍，至九江拜见曾，建议创立机器厂。他的见解是：“今日中国欲设立机器厂，必先以普通基础为之，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。所谓立普通基础者，无他，即由此可造出种种之分厂，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。简言之，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，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。例如今有一厂，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镗等物，由此车床锥镗，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，由此根本机器，即可用以制造枪炮、农具、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机械之物。以中国幅员之大，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，乃敷应用。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，必先有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，然后乃可发生多数子厂，乃复并而为一，通力合作。以中国原料之廉，人工之贱，将来自造之机器，必较购自欧美者廉价多矣。”曾国藩深以为然，即委容闳以全权，赴美国购办机器。容闳经香港，取道苏彝士运河，到法国和英国短期勾留，至美国购得机器，于一八六五年春启运回国。这时曾国藩已攻克南京，容至徐州再见曾，曾奏清廷请奖，奏云：“容闳为留学西洋中国学生，精通英文，此行历途万里，为时经年，备历艰辛，不负委托，庶几宏毅之选，不仅通译之材。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，指省江西，尽先补用，以示优异，而奖有功。”容闳对此感为幸遇，却不甚重视。

这个机器厂设在上海高昌庙，就是有名的江南制造局。此厂

于一八六七年建成，曾国藩适任两江总督，他视察江南制造局时，见机器自动运转之状，大为喜悦。容闳乘机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，授中国学生以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践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。曾极赞扬，不久即告实行。以后制造局的兵工学校造就了许多机械工程师人材。

容闳志在教育改革，他与丁日昌见解相合。丁升任江苏巡抚，容至苏州见丁，谈教育计划，由容具一详细说帖，由丁转致军机大臣文祥，请其转奏清廷。说帖条陈四项：一，中国应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，以改革漕运。二，政府应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，以为国家储蓄人才。三，政府应设法开采矿产，以尽地利，同时筑铁路，以利交通。四，应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，以防外力之侵入。容闳的四项条陈，重点在第二条，余三条为陪衬。派遣留学生的办法是：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，以试行之。此百二十人中，分为四批，按年递派，每年派送三十人，留学期限定为五年，学生年龄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。视第一、第二批学生著有成效，则以后永定为例，每年派出此数。派出时以汉文教教师同往，兼习汉文，设留学生监督二人，以管理之。

此事，文祥未及上奏而去世。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发生，清廷派曾国藩、丁日昌、毛旭西等四大臣出任交涉，容闳重提派留学生出国事，由曾国藩领衔入奏。这年冬，教案了结，奉批“着照所请”。容闳的多年教育理想得以实现，他自谓“将于二千年历史中，特开新纪元矣。”其衷心快慰，可以想见。设留学事务所，容闳与陈兰彬为正副监督。学生人数定为一百二十人，分四批，每批三十人，按年分送出洋，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，十五岁以下，须身家清白，有殷实保证，体质经医师检查合格，考试科目，汉文写读，已习英文的兼试英文。及格的先入预备学校，习中西文字，至少一年，才可以派赴美国留学，学期十五年。

一八七一年夏，所招学生未滿第一批定额，容闳自己到香港，

于英政府学校里选足其数。当时交通通讯所限，预备学校招考时，北方应者极少，来者皆广东人，广东人中又多香山籍，一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方人十居八九。这些学生虽多数未能毕业，却都学有所得，而有贡献于祖国。

一八七二年夏末，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赴美国，至一八七五年秋最后一批学生抵美，陈兰彬请假回国。陈归北京三月，政府派容闳和陈兰彬同为驻美公使，吴子登为留学新监督。容闳知形势有了变化，为之心忧。吴、陈二人视留学生为眼中钉，处处吹毛求疵，造作种种谣言，诬蔑学生，破坏留学生事业，说国家和学生未得其益，反受其损。清廷决定解散留学事务所，撤回留学生，这一百二十名留学生遂于一八八一年黯然返国，他们以后多有所成就，为祖国做出贡献。此事对容闳精神上的打击甚大，堪为浩叹。

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，耶鲁大学校长朴德 (President Porter) 写一长函给中国总理衙门，痛陈其不当，略云：“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，自抵美以来，人人能尽其光阴，以研究学术，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，成绩极佳。即文学、品行、技术，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，亦咸能令人满意，无间言。论其道德，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。其礼貌之周至，持躬之谦益，尤为外人之所乐道。职是之故，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，或赴乡村游历，所至之处，咸受美人之欢迎，而引为良友。凡此诸生之尽善尽美，实不愧大国国民之代表，足为贵国增荣誉也。盖诸生年虽幼稚，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，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，故能谨言慎行，过于成人。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，遂亦收其良好之效果。美国少数无识之人，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，至此逐渐消灭，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。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，不亦重可惜耶？”然事已无可挽回。官僚谗嫉，朝廷昏聩，好事不终，无可奈何。

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起，容闳在美国，激于爱国心，连发两书与国内，条陈抗日制胜之策。上之湖广总督张之洞，张赞成借英款购铁船，雇外兵，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之策，派容速赴伦敦借款。事已有成，遭李鸿章之反对而失败。张之洞电促容归国。一八九五年初抵上海，其时张调为两江总督，晤于南京。张不谈借款事，谈到李鸿章，张斥李为贪鄙庸懦之匹夫，斥李水陆两战皆大失败，作是革职，几乎不保其首领。容陈外交、财政、海军、陆军四方面的新政策，张不置可否，也不发表意见，默然静坐，好象已经干了的棉，只能吸水入内，而不复外吐了。

甲午战争时，容闳又曾介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，言“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”四事。孙当时年二十八岁，上李书中见解与容相同。

一八九六年容闳在上海，拟请政府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，写成条陈，怀之入京。晤旧友张荫桓，这时张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户部左侍郎，赞同容的计划，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支持，上奏清廷，已获批准，预备一千万两资本为开办费，容也准备赴美国，筹商此事。事已至此，忽遭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破坏，而功败垂成。盛将一千万两攫去，营其私业。盛宣怀内邀后宦宠爱，外与李鸿章勾结，聚敛祸国，是一种典型人物。

一八九八年九月，戊戌政变，容闳适在北京。他的住处成为维新党领袖会议场所。党人被捕杀，容去上海，托迹租界，组织强学会分会，被选为会长。一八九九年再迁至香港，两年后(1901)复至美国。过台湾，晤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，有一场面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。

另有值得补叙的一件事，即调查秘鲁华工之事。一八七三年容闳在天津，奉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命，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。当时秘鲁派专使至天津，与李鸿章交涉招募华工，李命容闳晤秘使谈判此事。秘使和颜悦色，甜言蜜语，吹嘘华工在秘如何受优

待，如何发财致富，促速与秘鲁订约。容闳生长澳门，素知华工被运出国，当做猪仔，辗转贩卖，出苦力，遭虐杀，十人出去，十人不得生还。容面斥秘使的谎言。李鸿章命容闳赴秘鲁，调查华工情况。容至秘鲁，查得华工悲惨实况，并摄有照片为证。李鸿章以事实拒驳了秘使，中国政府禁令华工出洋，猪仔之祸乃不如前此之甚。容闳协助李鸿章取得这项外交胜利，造福于劳苦人民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我写此文，不仅在于推荐容闳和他的书，尤其在于表述他的为人。容闳品格优异，道德高尚。他热衷学问，追求真理；他放眼世界，热爱祖国；他刚正不屈，敢于斗争；他学有所长，躬行实践；他功在史册，遗泽后世；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爱国的民主派。这样的知识分子，是很不平常的。

容闳出身寒微，早年丧父，靠慈母抚育成人。他童年读书时，母亲以劳动所得供给学费，他个人也做临时工补助家用。他以热心助人，极重友情，邻里乡党，无分男女老幼，都对他爱重。他一心向往到海外读书，当他得到出国求学的机会，就毅然向母亲告别。当母亲不忍爱子远渡重洋，恐终生不再相见，他坚请母亲放心，以成全儿愿，母亲终于答应了。容闳喜感交集，母子垂泪拥抱。谁无慈亲，谁无别离，读书至此，能不下泪？容闳一去八年，学成还乡，老母健在，快慰何极！容母有此佳儿，也不枉她老人家半生鞠育之劳了！

《张承吉集》影印本

中唐著名诗人张祜（一作张祐），字承吉。其诗有多种版本，而十卷本是最全也是最罕见的本子。上海古籍出版社今据北京图书馆所

藏南宋蜀刻十卷本，用手工毛边纸影印，丝线装订出版。本本收诗四百六十八首，开卷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朱印，清初归山东刘体仁。此次影印，使七八百年来幸存的珍本公诸于世，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材料。（陈善祥）